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幻中遊 第九回 應考試繫身黃州獄

卻說魏太監的家人，買得石生墨畫一張。原要回京獻給主人。及私訪已完，回到京中，把這幅畫獻上。魏太監著人懸之“芳草軒”中。家人把石生告訴胡員外的話，詳細說了一遍。魏太監卻也不攔在心上。一日，光祿寺正卿馬克昌謁見。魏忠賢引至軒中，來觀此畫。馬克昌遂把上面詩句，口中一一念道：安邦自古賴賢豪，群奸雜登列滿朝。

幸得手持三尺劍，願為當代鋤茅。

馬克昌把詩念完，向魏忠賢冷笑道：“大人你看這詩，分明是以群奸譏彈吾等。以朱虛侯、劉章自任。如此輕薄，殊屬可惡。但沒落款，不知是誰人寫畫的？”家人在旁便答道：“這人姓石名茂蘭，是羅田縣秀才。他父親曾做過長安縣知縣。後升廣西柳州府知府。”魏忠賢道：“這一定是石峨的兒子了。罷了，罷了。他父親違吾鈞旨，棄官竊逃，我卻不十分追究。他反敢這樣刻薄，我斷不與他干休。”馬克昌勸道：“些須小事，漫圖報復。”彼此相別而去。

卻說湖廣，選了一個學院。姓韓名帽字仰山。為人甚無行止，是魏忠賢的門生。臨赴任時，來參見老師。魏忠賢囑託道：“黃州府羅田縣有個秀才姓石名茂蘭。他與我有夙嫌，你考黃州時，替我拿獲，解到京來。”韓帽應諾而去，不題。

到了八月中秋，石生此日，在街上賣字畫。見一夥趕棚的人，商量起身的日期。石生問道：“眾位是要上那府裏去的？”那人答道：“學院按臨黃州，行文九月十二日調齋，十六日下馬。”石生道：“這信果真嗎？”那人道：“俺親使管的門師傅說，如何不真？”

石生聞得此信，因是節下，買了幾樣菜果，打了一瓶煮酒。拿到齋中，晚間點上燭時。秋英等已在席前侍立。石生俱命坐下，把酒餞擺上，幽明均享了一會。石生見秋英容顏姣好，心中到底有些羨慕。因說道：“今晚星月皎潔，誠屬佳境。每人詠詩一首，以寫雅懷。或從月光生情，或就星辰寓意。起句內或明用或暗用，定要有個照字。韻腳不必拘定。”秋英道：“請從先生起韻，俺們隨後步去。”石生遂口詠一詩道：

一輪明月照天中，欲會女霜路莫通。

玉杵空有誰送去，竊思跳入廣寒宮。

此詩言：雖慕二女之容，終苦無緣到手。秋英口詠一詩道：

漢光散彩射樓牆，織女投梭不自忙。

橋填須當乞巧日，願君暫且效牛郎。

此詩言：雖有佳期，還須待時。春芳也口詠一詩道：

一天列宿照當頭，妄羨中宮命不猶。

奉賦小星三五句，何嫌宵行抱衾裯。

此詩言：正房既有人佔去，即列側室亦所甘心。馮兒口詠一詩道：

月光東映西廂，金殿風飄桂子香。

但得側身王母宴，應看仙娥捧壽觴。

此詩言：果能讀書前進，何患二女終難到手。

詠詩已畢。石生道：“你們各自散去。我歇息半夜，明日好打點回家。”秋英問道：“先生回家何干？”石生答道：“我去應歲考。”馮兒道：“先生斷不可去，一去定有大禍。俟轉歲補考罷。”石生不聽，一定要去。三個極力相勸，直說到雞叫頭遍。見石生到底不允，三個方纔散去。石生也方就寢。到了次日，石生收拾妥了行李，又為三徒派下些工夫。把門鎖上，鑰匙交與胡宅收著，天夕出城落店。次早起五更，直回黃州去了。

卻說這個韓學院，下馬來到黃州，下學放告已畢。掛牌考人，羅田縣就是頭棚。五鼓點名時，點到石生，茂蘭接過卷子要走。學院叫住問道：“原任柳州府知府石峨是你何人？”石生應道：“是生員的父親。”學院道：“你現今身負重罪，可知道嗎？”石生應道：“生員委係不知。”學院道：“此時也不暇與你細說。”傳黃州府著人押去送監。俟考竣時，審問解京。黃州府就著人把石生押送監中去了。這石生坐在監中，白日猶可，到了晚間，鎖拷得甚是難受。欲要打點，手無半文。暗想：“自己無甚過犯，緣何遭此奇禍。”直哭到三更時分，方纔住聲。

是時監內人犯，俱各睡熟。禁卒也暫去安歇。石生忽聽得門外一陣風響，睜眼一看，卻是秋英、春芳領著馮兒，三個從外哭泣而來。走到跟前，秋英道：“先生不聽俺勸，果有此禍。俺也不能替你了。俺回去代先生告狀鳴冤罷。先生務要保重自己，勿起短見。這是銀子二十多兩，先生收住，以便買些茶飯，打點打點禁卒。”石生道：“我不聽良言，自投法網，反蒙爾等來照看，愧悔無及了。”秋英道：“這也不必，原是先生前定之數。俺們回去罷，說話太長，驚醒旁人，反覺不便。”石生把銀子收下，他三個又哭著去了。石生在監不題。

卻說三個鬼徒回到家中，秋英寫了一張陰狀，往城隍臺下去告，狀云：

具稟秋英，為代師鳴冤。乞天電察，以正誣枉事，切照。身師石茂蘭，係黃州府羅田縣廩生。今被學憲大人，拿送監中。尋其根由，實係太監魏賊所唆。似此無故被冤，法紀安在。哀懇本府城隍太老爺垂憐苦衷，施以實報，焚頂無既。

馮兒寫了一張陽狀，上巡撫案下去告。上寫道：

具稟馮兒，為辨明冤枉，以救師命事。切照。身師石茂蘭係黃州府羅田縣廩生。與魏太監，素無宿嫌，竟唆撥學台大人，拿送監內，性命難保。為此哀懇本省撫憲大人，辨明冤枉，救出師命，銜感無既。

寫完，彼此細看了一遍。秋英向春芳道：“妹子，你年紀尚小，不可出門，在家裏看家罷。我先去城隍臺下告一張狀，看是如何？再叫馮兒上撫院衙門裏去。”籠了籠頭面，整了整衣襟。把狀子藏在懷裏，出門往城隍廟前去了。

凡在城隍臺下告狀者，必先土地司裏掛了號，方纔準送。秋英來到土地司裏掛了號，拿著狀子往外正走。遇見一個鬼卒，問道：“這位娘子如此妙年，又這等標致，難道家中就無別人，竟親自出來告狀？”秋英把代師鳴冤的情由說與他聽。那鬼卒稱道：“看來，你卻是女中的丈夫，這狀子再沒有不準的。但城隍老爺今日不該坐堂，面遞是沒成的了。一會收發狀詞，必定是蕭判爺。我對你說，蕭判爺性子兇暴。倘或問話，言語之間須要小心。如惹著他，無論男女，盡法究處，甚是利害。”說完，這個鬼卒就走了。秋英聽得這話，欲待回去，來是為何？欲去遞時，恐難近前。籌度再三，硬著膽子，徑向城隍廟門口去了。

住不多時，從裏往外喊道：“判爺已坐，告狀的進來，挨次投遞。再候點名。”秋英聽說跟著眾人，往裏直走，抬頭一看，祇見儀門旁邊，坐著一位判官。鐵面紫髯，口目皸腹。殺氣凜凜，十分可畏。秋英遞過狀去，站在一邊伺候。

卻說這位判官，姓蕭名秉剛。乃漢時蕭何之後，生前為人粗率，行事卻無私曲。死後以此成神。家中有一位夫人名叫俏丟兒，原是個疥癩女鬼。容顏雖好，身上總有些癍痕。因此蕭判官頗不稱心，意欲物色一個出色的女子，招為二房。屢次尋覓，總是沒有。那夫人窺透其意，往往家中不安。今晨正從家中鬥氣而來，心中不靜。故秋英遞狀時，未暇觀其容色。及挨次點名，點到秋英。抬頭一看，驚訝道：“何物殊尤，幸到吾前。”停筆問道：“你是那裏的女鬼，為何在此告狀？一一說清，方準你的狀詞。”秋英跪下稟道：“奴乃浙江紹興府，焦寧馨之女，奴父同姑丈秦可大作幕襄陽。住在太平巷徐家房子內，表妹春芳、表弟馮兒，俱係與奴同病而亡。走至閻王殿前，閻王爺分付道：你姊妹二人日後該在此處成一段奇緣，不該你們脫生。奴等回來，在此處專候。並表弟馮兒，現今還同在一塊裏居住。生員石茂蘭是奴等的業師，無故被魏賊陷害。所以奴家代師鳴冤，望判爺千萬垂憐。”判官

道：‘我看你這般的容顏，恁小的年紀。正該嫁人投主，以圖終身的大事。奇緣之成，是在何時。況且你身又係女流，讀甚麼詩書，認甚麼師長。一派胡說。你的狀是斷然不準的。’叫鬼卒把這個女子扶入衙門裏去。

鬼卒得令，就拉的拉，扯的扯，把一個秋英女子直推到判官衙內去了。蕭判官收狀發放已過，回到本衙內，叫過秋英來分付道：‘本廳叫你到此，別無他意。因你的容顏頗中我心。我意欲招你為二房夫人，同享富貴，斷莫錯了主意。’秋英並不答應，說之再三，秋英方回道：‘判爺你係居官，安得圖謀良家女子為妾，致干天條。且奴與石生係有夙緣，豈忍從此而舍彼。這樁事是再沒有說頭的。’蕭判官見秋英不從，便當下威逼道：‘我的刑罰甚是利害。料你一個女流如何當得。我百般拷打，不如早早的從下罷。’秋英聽了大怒，便厲聲道：‘判爺你若是強相逼迫，我雖不能當下雪恨，寧無異日。萬一我若得見了城隍，定然叫你粉屍萬段。’說罷大罵不止。判官聽說大怒，要著人來打。又恐夫人裏面聽見，再惹氣生。分付鬼卒，把秋英且監在別處一座閑房裏。一日三次拷打，且按下不題。

卻說春芳馮兒在家候至兩日，並不見秋英回去。心裏發悶，親自來到城隍府前打聽。纔知秋英被蕭判官監在屋裏不能回家了。春芳回來向馮兒一說，馮兒拿著狀子，徑投撫院門前去了。

不知馮兒一去如何？看下回分解。